

後漢書

186
30
33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函

一二架

冊號

三〇冊

廿九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四

宋 宜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尙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豷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尙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

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

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嫀李姬各附家傳

嫀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

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

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宜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宜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宜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未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手耕曲木。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沮喪也。作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

歷齒。未知禮則。曹登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

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

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官。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

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周大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謂隱也。弘閭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微也。

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

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鶻

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

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

告言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

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

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頽教

導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

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微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

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

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

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聞作女誠七章願諸女

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夫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

載弄之瓦毛長注云瓦紡塼也箋云臥之於地界之也紡塼其所有事於紡績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瓦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詩毛

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惟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屬下

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

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

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

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

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繫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

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

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

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四

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

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

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

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

猶恐其彪。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

遂生媾黷。媾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

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

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天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

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

塵穢服飾鮮絜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

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甚至尊在不義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禮儀

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

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

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

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定貌也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

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

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為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

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

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

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

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

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

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

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

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

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

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

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

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

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劉

按文當有一名字下文云託名以自高是也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

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徵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

善而夫主喜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

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

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慍毀譽布於

二六

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

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謙，尊而卑，卑而不可陵也。順則婦之行。凡斯

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

詩射作駁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婿之妹也。亦

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

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

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

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擗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

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

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

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

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

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

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

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

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

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

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

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

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

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

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四

列女

二七

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與勝臨亡並有遺令

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也。

道傍為立碑。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那。鄆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朝。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朝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

禮方至。督酒。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翁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骨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離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

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

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適良匹。不似

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

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

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

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

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

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

三人。時俱病物故。雖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

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離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

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

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

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

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

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

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

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

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

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

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發。寡婦縣

邑有祀。必騰焉。騰。祭祀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騰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

屬文。能草書。時為規荅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

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四

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四

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奔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執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長六尺。鄭衆曰。謂鞭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患。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奔喪。妻爽以采許之。魏書。奔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歎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

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謂奔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奔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

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三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邕曰。適河東衛仲

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

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

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

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

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

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

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史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

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

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

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

破亡。斬戮無孑遺。尸骸相撐拒。撐音直

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

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四

明此是譯字

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

○劉攽曰。按曹操生客。何為有

斃降虜。要當以膏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
便加極杖。毒痛參并下。且則悲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
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
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
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
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
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
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
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
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
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
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

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榮榮對
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
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昂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
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
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
冥音 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背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
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 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吽離兮
狀笏停。吽離句奴 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
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
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
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

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
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榮榮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
破人情心恒絕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閉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

闕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東夷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

通 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陞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 夷有九種 竹書紀年曰

三年九夷來御也 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

位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干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

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國尚書註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入舞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股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

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

年武乙衰微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盪盛血仰而

射之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尙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詰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

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

母有犬名鵠食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鬣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偃王處

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池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常之也行仁義陸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

驪騮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漆邑傳

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

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

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梁宋之間得朱弓朱

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

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走此山也

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

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

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

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

日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與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與屬燕王盧相反入句奴滿亡命東走度溟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盡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

險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前書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逼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驎驎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驎起宜慰安

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

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前書皆言使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

前書皆言使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

後人不自曉妄改之。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燾飲酒

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

曰。仲尼學官名於鄉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匹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

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

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索。音度。洛反。

其侍兒於後。姪身。姪音人。鳩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

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

也。牢。豕也。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為

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

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

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

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納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貝欄

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鬪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

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

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掛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

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

牛以臠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

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

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

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

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

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

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

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五 東夷

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眾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

皆用俎豆。○劉攽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按文多一此字。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

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

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

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

憲。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

國東有大穴號祕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

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

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

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驪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

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

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官遣使貢獻求

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

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官乃遣嗣子遂成將二

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

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

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貂人已去夏復

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官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

餘級。是歲官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官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隸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狹

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悉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

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頎追

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

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

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

贖者。人五十萬。音義。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八。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

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

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

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博國至孫

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

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

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番音播。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

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

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

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侵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

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

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

相類。其人性愚。慙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

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

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

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

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

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

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

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

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

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
 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
 為辰王。都日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
 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絲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
 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
 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璆珠。以綴衣為
 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
 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嗷呼
 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
 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
 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亡逃
 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
 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
 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

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

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

有樊氐。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

織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

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憇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

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

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

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

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

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提等。詣樂浪貢獻。廉斯
 邑名。

也。提音是。光武封蘇馬提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

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

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

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

驛。○劉放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

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

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

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

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

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燠。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

豹羊鵲。鵲或作鷓。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

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

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身說文曰。坌。反也。音蒲頓。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

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

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

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

歌舞為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

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履以財物。如病疾遭害。

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

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閒倭國大亂。更

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

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

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

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

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

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五

鯁音達 奚反 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

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

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麋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陶器。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股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

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局闕也回頭薄之

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

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

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

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攬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

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日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

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

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南蠻西南夷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

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

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

大如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瓠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

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

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

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

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

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像也

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衣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監字為鑿者

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

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廣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

五溪之內槃瓠馮山阻險每每常為害揉雜魚肉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

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

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

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

之賦優寵之故獨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皆

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妣徒說文曰妣女人自稱

已上並見風俗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

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眾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

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毛

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闔閭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眾繁多是

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

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

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也莊王初立

穆王之莊王名族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

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奮鄢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

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

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實布說文曰南蠻賦也實詳冬反雖時為寇盜

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

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

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

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民知尚糧少入

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

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微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水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衙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奔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

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陵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綵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

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右校令度尚為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 用反 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

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

年。武陵蠻復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

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骨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

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

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潯人是也。萬靈南州異物志曰。烏潯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

恒出道州。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並以共肉為肴。菹又取其髓。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長老。 交趾之南有

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

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

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政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

帝。爾雅曰。黃髮。始背者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意者中國

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

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一

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

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絕之垂

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

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

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

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

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

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

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徼側者蒼冷縣雒將之女也蒼音莫支反冷音零

嫁為朱獻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

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

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

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

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遠卓音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攽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繫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六

南蠻

五

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士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劉攽曰。注前書曰。按文多一曰字。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爲諫議大夫。病免。後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也。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餘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

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分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音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虞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

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

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

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文少一經字。鹽水有神

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

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

代本日。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

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劉攽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按文少一不字。

於是君乎夷城。

此已上並見代本也。

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

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

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劉攽曰。按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

有罪

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

百錢。其民戶出幪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緡。

說文。幪。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緡既均。

儀禮。矢。緡一乘。鄭玄注曰。緡。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緡。一百四十九。俗本。幪作葉。緡作鐵者。並誤也。○劉攽曰。注按緡。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緡。則三百六十。無緣得

一百四十

九未詳。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

南郡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

潯音屠。

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

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河

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

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

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

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

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

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瓌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

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

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六

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

國志曰巴夷摩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

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

殺人得以俸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俸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

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

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翼七

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

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

歌舞喜音虛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代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

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

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

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

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

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

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

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

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賈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

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

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績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

守李頤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於此本無惡心長夷鄉亭更

賦至重僕役筮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

陳宛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

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

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

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州郡黃

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

後漢書列傳卷之六

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

犍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

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蝶。臣賢案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

榆。名爲犍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布舊昆明。蓋馮字誤分爲布舊也。

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

無常。自犍東北。有夜郎國。東北有冉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視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

侯。以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

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

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遼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遼

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成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葵。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初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

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

爲牂柯。異物志曰。牂柯。柯繁松也。

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

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臨海

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枏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銀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凡中有似檣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

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

江浦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

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歛縣人也。

滇王者。莊躡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嶺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

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汰。休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

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

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閒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

侯。取共嘉名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牒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嶲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子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

題。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尙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尙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老水。出旄牛江。在今揚州南。特有障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群夷聞大兵至。皆奔

壘。奔走尙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出直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其先人惡行也。○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宗族資之。案文廿直本共是置字。資當作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

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

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弄之。太尉掾巴郡李頤建策討伐。乃拜頤益州太守。與刺史

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頤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閒。米

至數十云 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二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計。桑稱代。桑稱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箬。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芴。多其種。今見在。鹿芴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沉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芴。鹿芴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芴。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注曰。永平十一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犛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唐比蘇。檮。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倉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備耳。其渠帥

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

蠶桑知染采。文繡屬毳。屬解見李恂帛疊。外國傳曰諸國女蘭干細

布。華陽國志曰蘭干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

其雲淹漬緝織以為布也。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

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銅鐵鉛錫。金

銀光珠。華陽國志曰濮滄水有金沙洗去融為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

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論入地千年

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

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牡祈禱若祠祭

珠也。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貂獸。爾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額

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群。土人以酒若精設於路。又

喜屬子。土人織草為屨數十。稱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屨。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

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

又取屬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

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者。對面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

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

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貂大如驢。狀頗似熊。多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

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貂色蒼白。其皮温煖。

毒草。見華陽國志也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

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

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

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

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劉攽曰案嶲唐自是縣屬永昌

太守王尋奔揲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

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昆

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

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

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

王雍由調。揮音檀東觀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

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僿種夷陸類等三十餘口。

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田。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在今雋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鏡。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燒燐之。始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咬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姥乃感人。以靈言。喚令何殺我。母常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探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晏音側。

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焉水源出今雋州邛都縣西南。雋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金

馬。光景時時出見。禹同山在今雋州楊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隨拜南嶺。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難。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

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

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

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

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

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

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

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

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嶲郡。齋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

書嘉美。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

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麻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撲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

桓間。廣漢馮顛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祿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祿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

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

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土問之。自云。玉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開持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沉黎郡。至天漢四

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

梁國寧陵人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

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

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

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

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

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雲高坂。山海經曰。岷山

日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崃山一名邛作，故邛人作人界也。嚴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八度之難，陽母閱峻。並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繼，負老

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馬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

解見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

是治，提官與天意合。魏晉吏譯平端，劉暉不從我來。荀草聞風向化，微旅所見奇異。桑艾多賜繒布，邪毗甘美酒食。推遠昌樂

肉飛，拓便屈申悉備。局後蠻夷貧薄，龍洞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僧陽子孫昌熾。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彼尼日

入之部，旦交慕義向化。繩動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聖德與

人富厚，魏菌冬多霜雪，綜邪夏多和雨。作邪寒溫時適，魏菌部

人多有，菌補涉危歷險，歸險不遠萬里。萬受去俗歸德，術盛心

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境圉，穆籍食

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鹿沐吏譯傳風，罔譯大漢安樂，是漢攜

負歸仁，路優觸冒險，雷折高山岐峻，倫真緣崖磻石，扶路木

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歷父子同賜，捕莖懷抱匹帛，懷崇傳

告種人，呼言長願臣僕，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

皆有雕節，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

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

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

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

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與徼外三種夷

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牦，即今馬及弓，上纓牦也。舉土內屬。安

志零關道 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宜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備夏則違暑反其眾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卬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為影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零羊角味鹹無毒主療毒青蟲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

甕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

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班鬪青頓毼毼羊

羖之屬青頓毼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獸令曰正西昆侖狗為獸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毼毼屬也音卑疑反毼即組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為鹽羖羊牛

馬食之皆肥羖即羖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作履羖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

牀音子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

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土地險

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鬪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

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

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上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

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閣卻敵分置調均疎起敵丈有餘人功仇池

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澗

上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岷嶺嶽嶽陰阿者也

上有平田百頃爨土成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

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頌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約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備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

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劉敞曰案山部字合作郡動以數

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淩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魄之類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官幄焉。又其竇喙火蟲。馴禽封獸之賦。輪積於內府。火蟲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里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冀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燂然而熨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如水滌也○劉敞曰正文輪積於內府案輪字誤當作驂

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薄於羌狄。故陵

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野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六 西南夷 一十八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六
也襟 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西羌傳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

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關河

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

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

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

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

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

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

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

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剛強。

王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剛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為罪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

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郟岐之間。郟今幽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僂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

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微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及武王伐商。羌率師。會于牧野。尙書曰。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皆蠻夷戎狄也。

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燹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

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白士伐

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

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

戎寇周殺幽王於驪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

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

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獫狁邽之戎狄即狄道獫狁即邽道邽即

上邽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

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杜預注左

戎邑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當春秋

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

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

十四年戎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並見左傳

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

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

及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

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

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闡穆公賢

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

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

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

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

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

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

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

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

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

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七 西羌

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

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

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

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

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

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

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焉。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

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

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

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鼻也。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

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支河。湟河也。諸羌見

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盧落種

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

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

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獯戎。獯音丸忍季父卬。畏秦之威。

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曲河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

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嶲羌

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

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

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

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

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

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

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

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

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

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

武威張掖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

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與

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

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

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

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

不田處。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

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

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

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

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

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

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

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

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

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

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

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七 西羌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七 西羌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劉放曰。使驛說見上。宜改作譯。卷中放此。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款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款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滿。並皆強富。數侵犯之。乃感。音滿。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滿。大破之。殺三千人。

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鉛。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颺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擊比銅鉗而誅。殺其種。

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我而無仁惠，故春秋

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

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

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起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

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尙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

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

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

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

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

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

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

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

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

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

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襲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

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

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

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湍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

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

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

與卑湍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

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

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

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

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

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

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牧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羌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君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十。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臾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

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襲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狂仗邊利。快狂慣習也。狂音女。九反。快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闕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

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為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收充兵。殺數百

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

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眾羌復

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

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

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

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

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

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

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

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

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

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

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城不可復居。辭以種人

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讎。黨援益踈。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眾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

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太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窟。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部屯田五部。部水名。部分流左右。今在鄯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

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微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鸞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十人先擊敗鸞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鸞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屬漢陽郡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

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鸞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鸞為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尙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襲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鄠也時羌復攻襲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

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二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扶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翔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賊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尙為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李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

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橐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界得者。音界必四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

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虎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緹

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尙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沉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沉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尙又遣假司馬

莫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
 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尙遣
 當關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
 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
 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尙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
 為羌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
 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尙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
 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
 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
 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
 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
 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尙
 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減千萬已上。檻車徵弄市。沒

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
 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
 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
 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
 元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
 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
 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
 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
 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
 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猶首
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
 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

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絲綉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种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

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池。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確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揅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詣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

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零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

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

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

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

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

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

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鐘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

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

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

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劉放曰：案文實當作賢，即馬賢也。賢復進

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

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

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

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

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

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

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

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

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

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備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

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

性疾惡。劉放曰：三君按時與二人，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亂立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

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

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

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

兵討之。機等皆坐徵。於是發

兵討之。機等皆坐徵。於是發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七 西羌

二十五

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蓋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穎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穎首於筠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蓋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

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

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

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

戀北界。參戀縣名屬安定郡。戀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

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

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

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

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

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

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

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為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

代為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

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鄆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蜀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

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以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騫牛白馬

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復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

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師驚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韃以鳥驚。桴擊鼓也。革甲也。韃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韃韃音紀言反。故永

初之閒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駁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

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鱗。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纏而為虜。說文曰微糾。繩也。纏索也。發冢露骨。死生塗炭。賁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

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醫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剋曾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鸞銳以事之。被羽前登。當百死之陳。前書揚雄曰。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

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草剝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沒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討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不盛箕子。今云。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爲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借

涇陽。

涇陽縣屬安定郡

朝勞內謀。兵憊外攘。

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七

186
30
33

